

行胜于言念马公

► 袁帆

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1882-1966）无论在百年清华的发展中，抑或在中国现代体育史册里，都是一位“旗帜”般的标志性人物，这一点早已得到社会公认。他在清华长达52年的教学实践中，始终将“爱国精神养成、健全人格塑造、科学方法锻炼”作为体育教育的核心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创造出流传致远的宝贵资源。

马约翰一生著述并不是太多，至今能看到的论文、讲稿等亲手写下的文稿不过二十余篇，其中最著名的《体育的迁移价值》（The Transfer Value of Athletics），是他于1926年在美国春田学院再度攻读时写下的硕士论文。现在的人们若想更多地了解马约翰丰富的人生经历，只是通过这些文稿会感到非常“不过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本人是怎么想的？这是我一直想寻求解答的问题。

《人物杂志》给出了一个答案

就在前不久，我得到了一册出版于1947年4月的《人物杂志》。至于这本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以“人物”为主题的刊物历史，有必要先多说几句。1946年1月创刊于重庆的这本月刊，其实是在抗战胜利后由共产党重庆地下组织支持的进步刊物，其创刊人张知辛（1910-1968）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老一辈文化人。在“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激烈斗争的时代背景下，《人物杂志》既要能够通过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又要坚持“表扬好人、批评坏人”的办刊原则，遇到的各种困难可想而知。但即使如此，杂志在四年续存期内还是做到了稳固发展，先后建立了重庆、汉口、上海三个版本，影响遍及全国。

能够登上这本刊物的人物，显然都是经过遴选，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对文史研究情有独钟，对清华大学文化发展极为关注。曾多次向清华大学档案馆、科学博物馆（筹）捐赠珍贵史料和收藏。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当然包括不少古今中外名人、名家，但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师、乡村工作者、民间艺人，甚至还有狱吏、妓女等底层人物。在为刊物投稿的诸多作者中，包括了“周恩来、郭沫若、王芸生、周谷城、邓初民、吴晗、刘半农、朱自清、高士其、华罗庚、郑公盾”等各界人士，甚至还有外国作者。

我在这册《人物杂志》里，意外发现了介绍“马约翰”的文章，那是一篇题为《体育界老将马约翰博士》的人物访谈。作者“斯静”，很有可能这只是一个笔名，究竟是谁有待考证，但应该是位大学生。访问背景是抗战胜利复员后，马约翰回到阔别九年的清华园。访问时间具体不详，但可推测是在1946年秋到1947年春之间，因为在《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的1946年10月3日一栏，梅校长有写道“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这就提供了马约翰从昆明回到清华园的大致时间。

这是一次没有预约的突然造访，这位叫“斯静”的青年人在一个早上来到位于清华照澜院的马约翰家小院，径直走进客厅，“仅仅穿着一件毛衣”的

马先生显得相当匆忙地接待了来访者。他起初以为来访者只是一个“为了选修和免修体育来麻烦他的”清华学生，因为经常有这样的“不速之客”登门。当弄清楚“斯静”和他们不一样后，“马先生这才坐在就近的沙发上，好像放心了”。

但是，当马约翰得知“斯静”来访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要多知道一些关于一个毕生为民族健康之增进而努力的老人生活”“希望能直接听取一些经验的回忆”，他就又慌张起来。他明确表示自己“忙得很，没有时间写东西”，同时也直言“不喜欢别人替我介绍，那多少是有些自我宣传的”。

自己没时间写自己，也不喜欢被人写，双方不免显得有些尴尬。这时马约翰的夫人出来打“圆场”，劝他说，“告诉别人一点自己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尽管这样，马先生却丝毫没有因为顾及太太的面子而改变立场，再三重复着“我不喜欢那样”的字眼，并且说：“我从前在欧洲，各国报纸都要为我拍照介绍，我都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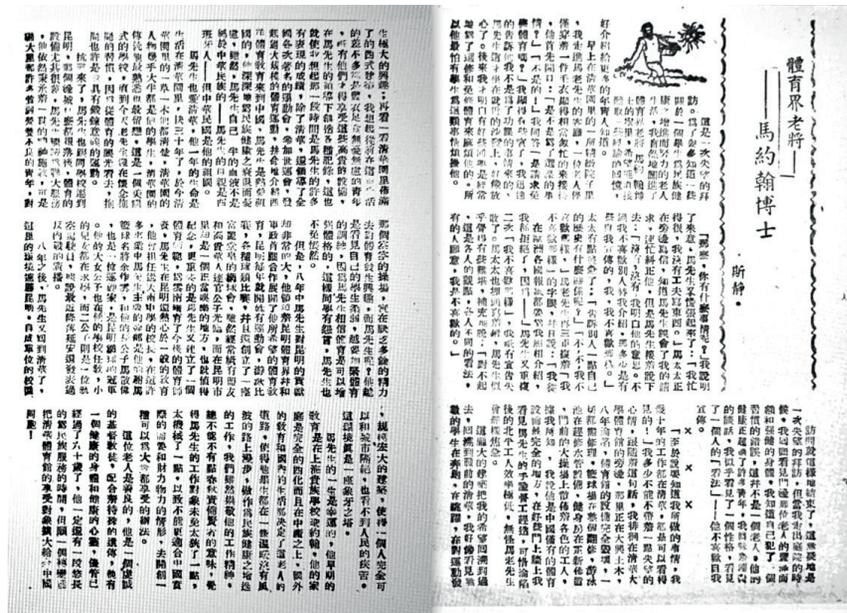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访谈是没法进行下去了，“斯静”自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拜访”。不过，为了避免来访者过于难堪，马先

生还是补充地说：“对不起，这是各人的观点，各人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愿意，我是不喜欢的。”通过这段“画面感”十足的文字，“斯静”好像将读者直接带到马先生的身边，看到一个生活中没有经过“包装”的本色人物。尽管这段往事迄今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马约翰“不喜欢自我宣传”的坚决态度仍然具有很强冲击力，让我明白了造成“马约翰事迹”与他名望之间存在很大反差的原因，根本是因为他自己“不事张扬”的低调立场。

行胜于言的楷模

至于马约翰为什么对访谈者“退避三舍”，或许是因为职业本身的特质，形成了“体育人”用“成绩”说话，以“实力”服人的思维定式，抑或是马约翰认为“行胜于言”才是体育教育家应该具有的品格。

到1946年抗战胜利复员的时候，马约翰已经在清华服务了32年，那时的他早已是中国体坛的公众人物。但他的名声绝不是靠别人“吹”出来的，而是靠着他对清华园的热爱，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热情，在“一天天、一年年”的体育教学中，靠“一



《人物杂志》1947年4月号
介绍马约翰的文章



1961年7月23日，马约翰年已八旬仍坚持锻炼，这是他在住宅前练习太极剑。

个个、一届届”学生的口碑积累起来的。对于这一点，马约翰十分坦然自信，毫无自作谦虚的扭捏，诚如他自己所言：“至于说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我几十年的工作都在清华，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其实，结合清华当时所处的“胜利复员，百废待兴”的具体环境，了解马约翰面对的复杂局面，对他不愿接受采访的原因就会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至于那位“斯静”，虽然没有从马约翰口中听到期望的“名人轶事”，多少有些沮丧，但马约翰的一席话也让他有了新的采访思路。于是他来到了清华西大操场，在体育馆周围徘徊，希望能发现与马约翰有联系的新闻线索，那样也不至于“空手而归”。

如其所愿，他果真在那里看到了一番“大兴土木”的景象：“八年沦陷，体育馆的设备完全毁坏，一切都需修理，篮球场在整个翻修，游泳池在赶修水管设备，健身房在重新布置，门前的大操场上散布着各色的工人。”

“斯静”当年的描述就像是“现场直播”，让我们从体育场馆视角再次看到清华园曾经遭受日寇占领而造成的惨状：后馆成了伤兵医院的大厨房，游泳池变成了给马洗澡的大水坑，所有的器械设备都被拆光、毁坏、抢掠；田径场上野草丛生，一片荒凉……

面对基本上就是一座空壳的体育馆，再加上捉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篮球队合影（后排自左向右：马约翰、王英杰、牟作云、王维屏）

襟见肘的修复经费，要想在短时间内恢复原貌，用于正常教学，任谁见了都会觉得不太容易。面对困局，肯定需要有一位权威人物出面担纲才能压得住阵脚，马约翰对此当仁不让。这就让“斯静”在“好些门上、墙上看见有马先生督工赶造的‘手谕’”，马约翰心急如焚的心情跃然纸上，“可惜沦陷后的北平工人效率极低，无怪马老先生曾那样焦急”。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刊登在1948年《观察》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旧文《马约翰的体育》，其中特别说到，在“修建工程最繁重的时候，他在体育馆每天平均有十小时以上的工作，跑腿，调动指挥，监工，甚至还亲自动手”。

通过来自不同观察者的记述，我们对时年已经超过60岁的马约翰，还在为修复工程操心奔忙的情况深信不疑。同时，也对他拒绝采访的做法多了一层理解，面对修复工程的千头万绪，换了谁都不会有好心情。不过，也正是由于有了他“多做少说”的亲力亲为，清华体育设施才能在短时间内逐步被修复，重新成为学生的体育乐园。我想，这才是马约翰当时心中最看重的“硬道理”！

让马约翰刻骨铭心的“联大八年”

马约翰在体育场馆修复工程中表现出的忘我态度，完全可以看作是西南联大“刚毅艰卓”精神的

一种延续，他分明是要用加倍的努力挽回战争给清华体育造成的损失。

抗战爆发前，马约翰在清华园度过了年富力强的最好人生时段。“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他都清楚，清华园的人物几乎大半都是他的学生，清华园的传统他最熟悉也最留恋”。极具代表性的一幕出现在1937年4月30日，他在写给清华“九级”毕业生的告别信末尾，特别希望同学们要牢记体现清华校训的信条：“战斗到底，永不放弃”（Fight to the finish, never give in）。

在那23年的时间里，除了清华学子们在马约翰的组织与指导下，创造了体育普及的成绩和运动提高两方面的种种记录，他“还领导了全国各次著名的运动会，参加世运会，发起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拼命地介绍西洋体育教育来到中国”。这一切，都是基于马先生对祖国的热爱。“虽然，马先生自己一半的血液不是属于中华民族的——马先生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但是他以中国作为自己的祖国，他“深深地为民族健康之衰退而忧虑”。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在抗战爆发，清华被迫在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的危难时刻，马约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随校南迁，虽然“那个边城什么都很落后，体育的设备尤其很差”，但“他依然秉承着一贯的精神施教”，投入前所未有的“教育救国”事业当中。

无奈，战时的昆明，物质匮乏，条件艰苦，“那许多贫弱营养不良的青年，对那个空空的操场，实在缺乏多余的精力去对体育发生兴趣”。但是，他“越是看见自己的学生柔软（弱），越是加紧体育的训练，因为马先生相信体育是可以增强体格的”。

看到“斯静”的这段追述，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组镜头：大雨磅礴，泥泞的操场上，跑过一队男生，领队的老师，白衣长袜，果敢坚毅，“一二三四”的口号，在风

雨中越来越响……虽然这只是马约翰的艺术形象，但在清华“无问西东”的精神史上，已经铸成一座永远闪光的历史丰碑！

“联大八年”对于马约翰的刻骨铭心，除了艰苦，还有牺牲。其长子马启华因为食物匮乏，营养不良，竟然造成生病不愈而英年早逝，这给他那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悲痛！但这一切灾难都没有让马约翰沉陷于负面情绪，驻足不前。在那些年里，他不仅对联大，对昆明的社会贡献也非常大，“他领导着昆明体育界也和军政首脑合作展开了他所希望的体育教育，昆明每年就开办有运动会，游泳比赛，各种球类比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先生又建立了一个体育师范，为云南培育了合格的体育师资”。

“联大八年”在马约翰的职业生涯中超过了七分之一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更关键的是，这八年的战时艰苦经历让他更加爱祖国、爱体育、爱清华，这也使他将“国恨家仇”化作动力，贯穿到抗战复员后的重建工作中。在他的力行垂范下，清华优秀的体育传统得以很快恢复，并继续发扬光大。

结语

2022年是马约翰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清华体育部成立110周年。在此时间节点能够邂逅《人物杂志》，走近一个特殊时期的马约翰，我将其视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天意。笔者晚生，虽无缘在求学清华时聆受马公的亲自教诲，但能在与他共事多年的夏翔、王英杰等“大先生”的指导下汲取清华体育的无穷力量，已属十分荣幸。

在清华园，“马约翰”与体育早已化作不可分割的同义语，成为推动清华人不断进行人格熔炼的精神力量。在向世界一流大学不断迈进的过程中，

“马约翰”永远与清华同在！这正是：

清华体育铸传统，行胜于言念马公；

五十二载育英才，力行垂范践始终！